

宋史

卷
四百四十四
四百四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14)	
函號	10	1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傳第二百三章文庫

詞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之弟詠

秦觀

張來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侔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報成誦
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
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
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
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
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頌盟筴諸縣爭
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
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
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滿年晝夜

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
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
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
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旣而院吏考
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瓜治河
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
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
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
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
經旨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倉書寧國

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
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
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
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
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
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
亦自成一家人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
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
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環偉
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
谷道人云

此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
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
之曾孫也父端有三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卽善
屬文王安石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
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
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
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
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
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

薦堪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
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
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賦
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儆警坐備
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
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
中兼國子編脩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
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
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
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
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
釋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
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釋
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脩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
為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叅軍未
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
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叅軍禮入謁軾下堂
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
誦其文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

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為兼國史院編脩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

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問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觀字少儀皆能文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

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
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
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
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
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
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
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來在潁聞蘇軾計爲舉
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
自便居陳州未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
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未獨存士人就

學者衆分日載酒散飲食誨人作文以理爲主管著論
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氏皆
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
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
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
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颭怒之
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
若是執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
西竭下蒲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
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文苑一 六
夫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
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
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
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
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
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
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
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
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
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
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
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
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
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與喜作詩
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
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
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會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
人非特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

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馬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爲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

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
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烏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
未塋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烏是學而親未塋何以
學爲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歲其事軾解衣爲助又
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
歸定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
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
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
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烏雖在山林其文有
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

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烏哭之慟曰吾
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
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
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
者爲悼中年絕進取意謂頴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
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庶喜論古今
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富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
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
兵鑿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烏深論
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當時聽其言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疑之爲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僣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德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

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擄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脩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

宋史卷四十四
十一
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談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脩書光判西京

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脩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奉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借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

宋史卷四十四
十一
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素貧無以
給旨其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
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穎悉
對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屠逆旅
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好攻人
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
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仲爲
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
家爲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儀真主簿
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
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
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
大夫多從之游有十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
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
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
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
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

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脩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

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授知于蘇軾常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昨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率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轅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

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辯

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

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浚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

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立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周典詞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爲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
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
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
委以樂事又言周宮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
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
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
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徽宗
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
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
出古鍾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太

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擊之無餘韻不
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
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革禮
率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卅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
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
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
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國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
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
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父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

議以詒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
鼓唱撰造貶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
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
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坦尉泗川錄
事叅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
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彝皆
能考定世次辯測欵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
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
用藍田玉今王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

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鑿肪不可治凋法中絕真秦
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在旣歸
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
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
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
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
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宗異
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
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

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
歷文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
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
乃知龍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徙舉
夫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
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
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具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
不肯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
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園爲恥
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
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博
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
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而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
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
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
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
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弇示
卽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弇性嗜酒

不事拘檢為文辭剴別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為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之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弁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人與和

收

宋史卷四十四十五

列傳一百四

關雋同司在國錄重事司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重

熊克

張即之

附趙蕃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為

其記

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爲元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歛
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
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
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
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
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
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
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
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
月叅知政事唯師用道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

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亦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
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
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
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
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
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開提舉臨安洞霄宮十
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嚴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
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
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遠紆餘高舉橫厲上
下陶謝常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

上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
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出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
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皆慶進惟藻和
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
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再遷著作佐侍郎
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成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
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卽位召爲屯田
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
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

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
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
字以賜縉紳艷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
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
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貨結權倖奴事闒宦與
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
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鑄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
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
州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

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
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
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
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旣開修撰恭崇禮
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懇其敷糴軍食
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
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
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錢聽辟
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

凡六百六十五卷藻所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
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
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
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
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
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
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
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
傳誦子六人恬恪愴悌懔懔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

談論臺臺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
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
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小大規模各不同然必先治其
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
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
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
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太
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
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
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
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
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
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
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
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
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
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
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
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
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

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嘉得見京問曰
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卽軍
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
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
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
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
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
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
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

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嘉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
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鐵就糴京節
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嘉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
許籍郊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嘉得
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
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
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
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
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
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

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
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
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旣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
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掎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
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
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
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
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克車駕巡幸頃
遷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
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

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
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
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
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
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飾邊備
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
明審斥埃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
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
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

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
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
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
年金復入寇遂至拓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
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
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
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
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
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
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
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閏甫恩
補蘇州吳江主簿監益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
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
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
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
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
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

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
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
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
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
預脩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撫
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
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
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
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韓平
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

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
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
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
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
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
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
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
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
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閣僉
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爲

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
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
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
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
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
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未之有也
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使知制
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
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
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

二日言者論俱前宋秀州城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又
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
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
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
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閱奧爲世所稱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
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
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
嶠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
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遠臣竊
謂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爲久
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
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
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
年地震噪奏比年以來賦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
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
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
再遷著作郎噪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
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

擇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相
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屬繫國利害非
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
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
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
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
實錄得罪語連噪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畧曰古
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
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
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是

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噪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奉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噪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脩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噪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

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
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抵牾於是召三館
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
作宣和五年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
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
王言之體且盤詰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
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
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
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
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卽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
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
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
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
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
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
還山高宗卽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
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
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

二年宣諭使明豪言敦儒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請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聳沉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旣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秘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

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熈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剛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

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勗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歸建炎中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墉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邲爲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羣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旣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

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
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
時方不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
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
薦之人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會覲覲持白于孝宗
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
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
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
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
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

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
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旣實
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
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
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
脩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
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
衝多敍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
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
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徃時諸大將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
中莞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賸
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陪削帝嘉其
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
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
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
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
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
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
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
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
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
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
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
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
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
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
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
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秘閣致仕寶祐四年

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
五官沒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
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
卽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
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
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
田多卽之倡義云卽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
墨惟忠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秘書少監
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

謂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爲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
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
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
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召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
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
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
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
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
朱熹旣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
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

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
 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
 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
 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等請諡乃
 諡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終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

李若水

劉幹

傅察

楊震

宗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與范質
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
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
之世田錫王禹稱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
論倡于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耻相尚盡
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
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
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
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立
別矣若敵王所懷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
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
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
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
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
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遜能以
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
志在衛國違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
義厥死惟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
父再遇為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

在周屢立戰功爲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沒詔以保裔代
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
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
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
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
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
卽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
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
詔褒之復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
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
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
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
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以
其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爲洛苑使繼明爲
內園副使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爲將作監
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
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
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
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
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爲陳

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箬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沒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眾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次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歐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一臂猶

晉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
倉猝被歐駭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仁宗歎息久之贈宮
苑使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
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
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
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為元亨促馬馳還坐廳
事賊黨十餘人環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
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按叱之曰大
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
郝用繼來索愈急曰肅帝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
乎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携鑰而去事
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
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曹覲子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
杜祀爲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皇祐中
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
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鬪又無城隍
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
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擘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

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驍兵敗走鄉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粹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觀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投屍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觀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東乃爲觀立廟封州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瞳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積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

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積廩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圍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

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卽臥內大射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旣去州人爲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錄其子弟并從子三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闕門祇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

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錄其孫二人

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盜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衆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

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卽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爲之謀王緘擒斬其父群不逞竝緣爲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誑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遶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畧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爲供備庫副使廣東諸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

佐郎監越州稅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成
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為竊緘戮之於市又
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岳州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
轄四年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
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
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及移文令責緘沮議勿得輒
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聞其
至閩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
畧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
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
以遲外援若一人舉口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
則孥戮汝有大校翟頌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
子子元為桂州司戶四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
緘念人不可戶曉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
妻子選勇士拏舟逾戰斬蠻酋二邑既受圍緘晝夜行
勞士卒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
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
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惶恐遽移屯大夾
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
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

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
傳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
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
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
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墮三
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
以濟渴多病下利相枕籍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憤沈
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
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
節度使諡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

家自擇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召對謂曰邕
管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卽被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
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
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
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彝皆坐謫官緘沒後交
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
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
忠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
衆奄至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旣久

危感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
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
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
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爲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
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與
溯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
宗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煦卒復以煦弟昉爲三班奉職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
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
有他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
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爲所執
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
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
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餽狗鼠
矣賊怒鬻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
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
錄其子孫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
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承

相呂頤浩誅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爲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託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以而益橫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

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躡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賊人贖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爲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

卒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
乃定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請宜申飭守備至懷
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冲虛觀獨令
慶澦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
語帝命何臬行臬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
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
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三年金
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
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用
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
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
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
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
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
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
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
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
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癡立粘罕指宋朝夫
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
爲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及

顯焉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奈
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噴血罵愈
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
高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
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
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
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今天
卒無言忠臣効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劉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王
原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
不繼韜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
遂爲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劉法死夏人攻震
武韜攝師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
謝罪皆以爲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支況小邦乎
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
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果詐
請會兵乘之韜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韜
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
場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韜求東歸拜徽
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起知越州鑑湖爲民侵耕官因

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隸中宮
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則勒鄰伍取償民告病
幹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
行幹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
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
參謀官時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
師道之軍潰幹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
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幹卽
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
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還次吳州會郭藥師以涿州
降戎車再駕以幹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幹密奏
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
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必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
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歛聚衆剽殺
巡尉統制官亦戰死幹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服罪幹
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藥師請馬詔
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幹曰空內郡駟駿
付一降將非計也請止之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
求雲中地幹謀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
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

設圍示欲攻擊韃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
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韃獨縱樵牧如平日以
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時已許割地賂金人
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議進躡韃以亟戰爲非是時諸
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韃爲宜撫副使至遼州招
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一求約期俱進兩人又
繼敗初韃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
祿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
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
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
知君今用君矣韃曰偷生以事一姓有死不爲也正曰
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在家屬行與其徒死
不若比去取富貴韃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
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一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
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
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卽沐浴
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
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容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
政殿大學士後諡曰忠顯韃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長
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

宋史卷四十六 列傳 十一
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
子羽孫瑛自有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
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
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
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
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
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
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驛
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近使人故例止

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
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
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
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
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
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
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奏幹離不曰爾
尚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白亦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
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辯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
雖欲拜可得邪麾令去察知不兌謂官屬侯彥等曰我

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脫幸記吾
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
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
太子昨郭樂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往忿
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暴其骨命虎翼率沙
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
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
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
娯嬉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愠色
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卒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
師故人昂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
殉義犖犖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
諡曰忠肅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絕倫爲安邊巡檢河東
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爲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
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第一從
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
襲至黃巖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
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譟
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

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遂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鞬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鞬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年四十四

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諡曰恭毅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爲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爲令者踵故抑首務爲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戩踰年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戶曹提舉京東常平入辭留爲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亨董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扞禦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

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橈敵營出不意焚其棚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戩引誼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給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成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琬相繼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旣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訕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傲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金兵破平遙平遙爲汾大邑久與賊抗旣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爲降語斬以徇諸會列城下克戩臨罵極口砲中一酋立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縋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殺都監賈亶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于後園羅拜設

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諡忠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卽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籍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盜起確言此皆王民但庸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爲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盜平知坊汾二州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都矣敵旣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脩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崑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

何恨使爲將爲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歎客嘆
息者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
不自表異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
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
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率千
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
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
乘之殺獲甚衆夏人設木鴉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
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會悟兒思齊介胄來以圍

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
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
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爲城下之盟畫河爲界太
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
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
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愕眙服其
勇辯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
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
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
日城多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

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

墜墜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濟源人言和未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鴈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旣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未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
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趨雲中彼
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
柰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
之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鞠鞞
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
廷聞之恤錄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
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
者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
常僚益出師屬以役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
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盧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
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
容遂見殺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秘閣爲轉運判官
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
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脩撰徙知隆德府未
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
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
官王美投壕死粘罕討安國以下分爲四行使夷官問
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
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
許張謐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
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

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百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
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爲殿直召試
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
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
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
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
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
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鈞之一
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卽日發而東北過

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雩蔡人
忽謀而奔曰敵至矣卽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
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
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
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光左右負已遂死焉年五十三士
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亡卒誣已遁明年金兵
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
有才略精悍敏決見事風生以父任爲太廟齊郎初調
安州副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
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以進禁京童貫換右列
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爲遼國賀
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
之使附已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實懼邈有異議卽奏
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機事願誅
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摺邈罪五十有三條鞠
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宮不如詔免官久之監在京
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隄岸盜起浙東攻江淮兩
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
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

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遷移之北乎
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
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夔曰國家禍
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
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
敵柰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
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
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
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
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
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京畿轉運
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
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
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
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
樞密副都承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
灣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灣不可爲奪制置使下遷提
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
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
仍知府事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

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爲死守民恃邈爲固不數日
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
新集之兵皆無鬪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鈐
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
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
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
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
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
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詭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
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

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
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毀甚力金人搯其口猶吮血嘔
之翼日自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
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招化軍
節度使諡曰忠壯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金
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晝夜
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徙攻東城宣撫
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舉攀
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

羽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
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條自縊死

徐揆衢州人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
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
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
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
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
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
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
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

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
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
惑之今國家帑藏旣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
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
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
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
帥必不爲也顧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
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
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
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錄死節詔贈宣教郎

而官其後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徭地建平從允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疑稱封駁力沮止之邁懼請外以直秘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

選諸道計臣有閹閱者執政以邁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脩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邁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南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邁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黥勔人進邁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邁邁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

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遵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
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
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
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採取肺
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
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
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
事臣願采撫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宣
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
州運仲寔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
取之仲寔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塞邦人以水潦爲
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遵以冬月檄真揚潤
楚諸郡凡守牘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閉牘群卒無以
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
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
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
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遵冒
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遵爲兵馬
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旣陷割兩河求和遵弟
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遵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

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乎適泣曰
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適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
總管辭遂斬以狗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
辭適固遣之振怒且懼潛秉刃入府適妾定奴責其輒
入振立殺之遂害適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
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謀而前曰大敵臨城
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
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
寺建炎初贈特進適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
三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

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
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
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
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
彥旣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
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又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
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
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
之旣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

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趙令歲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裕是也初令禪建
委初仕至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賊閻璽犯黃州縱掠
而去令歲渡江存撫之黃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
圖閣知黃州賜令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
城下招令歲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
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
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
迭至俱擊郤之叛將孔彥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
凡六日乃解三年以內艱去詔起服時金人聞孟太后

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黃州令歲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
木笥鑿箭浮江告急令歲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
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
承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滕曰但
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
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
之初城破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
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
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爲仁義禮

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錄先是朝廷以拓土爲功邊帥爭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爲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于金尚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相執各主和戰二

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予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卽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上聞納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陝西

皆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遣致虛言
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
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
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
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
西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令秦蜀以衛王室致虛銳於
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爲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
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旣
北行重卽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
未幾高宗卽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
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
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
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
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太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長
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
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
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
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
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爲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
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爲進退選

宗親賢明者開府於國中此爲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
城池汴洛之境據成臯峭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
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
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條奏關中防河
事宜大意謂號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
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
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備侍以守關中章凡七八
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
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
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
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
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克京兆牧或置元
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
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
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
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
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
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
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遣書轉運使李唐儒曰
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旌之勢

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
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
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
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
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
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達之子受易中
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
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踰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
河南筦庫間宣和間爲河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

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群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
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
法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
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
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
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
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吳敏樞密李
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
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
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

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與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
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
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
制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滑澠入援
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
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爲然檄河中守
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
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
踰絳州破太平崇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大軍
失利滑澠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

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艾谷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
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
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
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王管
機宣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
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知鄆延兵戢死永樂迪以
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一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
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
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

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一兵以爲備金人已自同
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
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擊之轉運使桑景詢
知其謀以告唐重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
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爲制置副使去
者悉還旣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
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
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
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柰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卽檄
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
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守金人四面急攻外
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
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臨咽同盟皆感泣城破
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狗于衆
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
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肩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
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
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生詔
贈明州觀察使諡恭愍子昌諤

徐彥猷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批涉書傳負氣

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
彥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絕
倫及第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祇候平陽府軍
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
遷秉議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
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距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
定天德雲內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違
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
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州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
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饗道自隰石以北命令

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
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再犯京師陝西
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
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
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
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
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
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
舡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峇吳堡
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

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微言陰結汾
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
事以聞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
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
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微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
忌微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
圍之先是微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
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微言微言故與可求爲姻廼登
陴以大義噉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微言攝
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

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
宿李董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
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微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沒
人汨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
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微言
廣外城東歷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
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徃來爲游援金進
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
人載菱石湮壅交流城中水乏絕儲待寢罄鎧仗空敵
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微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

餘哀折禦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篋格凡
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
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繫
帛書飛笱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
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
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劔坐堂
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敵手因拔佩
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然猶
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徽言蓋具冠靴見金帥
徽言斥曰朝章觀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汗偽官不

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
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
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
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
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
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
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誰爲汝輩屈耶
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
伏徽言披衽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
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

聞其死怒婁宿曰尔麤猥何專殺義人以逞尔私治其罪甚慘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祁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岡旣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未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姪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寢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

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尔悉里中豪傑誠能集尔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尔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克爲御營使駐劄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瓊諸將悉聽克節制克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礪沙克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瓊擁兵步救淬被擒瓊兵遁克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

逼城時李稅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
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逾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
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光不屈膝以血大書衣
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
說邦光許以舊官邦光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
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
堂上立邦光于庭邦光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
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
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光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
字邦光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

宗弼再引邦光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真圖中
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汗我宗弼大怒殺之
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爲歛
葬卽其地賜廟褒忠諡忠襄官其四子邦光少處郡學
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
館也邦光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光愕然疾趨還舍
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光忠
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光
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
待制增賜田三頃

夫八卷四百四十七終

